

# 心之尋思

中央日報八十三年七月十一至十二日副刊

## ●幾句心聲

約莫在我五、六歲的光景，在家母的佛堂中，曾注意到右壁懸掛的一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一立軸。依稀還記得佛堂正中，供奉著一幅巨型的佛祖釋迦牟尼畫像，左邊則是家鄉一位書畫名家所繪菩提達摩一葦渡江的潑墨大寫。一轉眼六十二個年頭過去了，世事滄桑，家國離離，家母的墓木早拱，而當年她老人家佛堂中的種種印象，卻似乎歷久彌深；特別是那幅筆力蒼勁的「心經」經文，由於在我青少年時期十餘年的目染耳濡，及今兩鬢飛霜，猶能朗朗記誦。

七分虔敬三分曖昧的我，實在說不上是佛的信徒；但是，從能隨口誦唸「心經」的當年，到日後斷續涉獵過一些佛教典籍，聽到虔信佛教的各界朋友一些言談，不期然從內心產生對「佛」的虔敬；特別對於「心經」，在如夢如幻的世事推移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的遭際中，每遇困厄、險阻、煩難，輒為默誦「心經」者再三，竟能使我憂悒徬徨之心，獲得奇妙的寧謐和平靜，由是而對「心經」日益心懷莊敬，日益有所依持。

## ●幾個前提

六十七歲的人生等閒而過，從工作崗位上屆齡退休之後，在日常生活中心多有常閒，好幾次動念想把「心經」用平常的語詞，淺釋其要旨精義，寫成大家都看得懂、能充分領會的淺淺散文。可憐我雖有此願心卻無此能力；原因之一是我根本不懂古典的印度文；也完全弄不清楚一些生吞活剝「半譯式」的佛教語詞和經典中的行文結構。原因之二是自我分賤憎心重，十分厭惡故弄玄虛、高推佛法聖境的佛教學者、大師、高僧之輩，把「經文」或「佛說」，譯述口講得那麼晦澀難解，形成許多言詮霧障，令人讀之、聽之如墮五里霧中，陷人如中世紀時代歐洲經院繁瑣哲學討論的困境，不免心存塊壘。但是，情況儘管如此，我立意淺釋「心經」的心願，總感覺受到某種綿延不斷的推力鼓舞，使我日益堅定，左思右想要從「能力」從所不及「和」內心的瞋情緒一中解脫出來，奮此心力以赴！用我僅有的、幾乎等於沒有的「一點」完全訴諸直覺的領會，把我對「心經」的感悟與思維，清淺地表述出來。我大膽嘗試淺釋「心經」一、意、識，可說盡在於此。唯望「三世諸佛」以大慈悲心予愚頑駑鈍了無所謂「慧根」的我以點化，讓我能秉此莊敬之心，在毫不虛飾的感悟中，清淺淺明明白地說出我個人對「心經」的認知。

從「心經」經文結構觀之，姑無論如日人鈴木大拙等諸名家譯述的方式為何；我個人不認為「心經」是佛祖以觀世音菩薩和舍利佛為特定之舉隅，向諸佛、諸比丘的引例說「法」；而是佛祖以第一人稱位，向有志修行的世眾，直接解說佛教內在的「一心觀」，外在的「一現象觀」，至於徹悟後的「正覺觀」；點化世眾跳脫色、相、物、欲的執著糾纏，從對「空」的認識論中，掃除一切幻覺、幻識，破執崇真，體現心、性之本體。

佛祖在「心經」的闡釋中，其所顯示出落於常知、常識的大智慧、大認識與大正覺，在啟示世眾，從唯「我」心、唯「物」識、唯「現象」觀的幻覺中騰身而出，並直指常心、常性、常識、常物與常象之本體存在，乃非「虛無」而變幻莫測之「空」。區隔「曖昧」認知，與「智慧洞見」，之界域。

佛祖在「心經」中點化世眾，要回歸本心，復返本性，認識本體，然後始能出落於「無常」之苦與「幻識」之惑，在謙虛堅定的修持中，生大智慧，去大障礙，彰本性而見佛性，明本心而會菩薩心，建立心通大千萬有的意識、慧覺之後，還有什麼見不到、悟不透的？「心經」最明顯、最剝切的涵義，在

啟示世眾從自我之外重認「自我」，從自我之內體現「真我」，從去我之中重建「善我」。堅此心志，力行不懈，縱歷千萬肉心之劫，不惑本性，不昧本心。然後漸進於胸納「萬有」、「心通」一萬物、覺察「萬般」；如是則般般之心，都見佛心；芸芸之生，俱見佛性，乃知此岸彼岸，無不在具「大智慧」的此心方寸之地；度人度我，亦都在生「大慈悲」的此心一念之間。而所謂般若之智，冥想之慧，正心之覺，菩提之心，涅槃之樂無不湧現；佛祖若是，諸佛、菩薩若是，芸芸眾生亦莫不如是。所以，淺見以為：「心經」乃養心之活水，淨心之清泉，正心之指南，定心之磐石，明心之教訓；宜乎清清楚楚世眾能懂，實實在在使世眾能做；苟若故弄玄虛，高蹈虛懸，則世眾既弄不懂，焉能攀得著？做得到？需知言詮徒昧至理，霧障總令人迷，此所以自玄奘大師西域取經以還近兩千年，「心經」還是心經，似乎祇供佛學者放言高論，大師高僧喃喃說法之用，世眾一仍莫測高深可望而不可及，如此則「心經」何為哉？

(上)

# 心之尋思

## 淺釋心經

世眾如能在「信佛」的精誠感召中，平心靜氣，以良知為前導，作深刻的思悟；內省自我，祛除虛妄；外鑑萬象，使無幻覺。則真我浮現，真性清明，近於菩薩心懷。這種定靜修習功夫，一旦進入更高的層界，有如禪定。則大觀自在，無所不見其真章，亦無所不見其原始；乃能洞悉萬事、萬物、萬象、萬識之呈現與活動，俱有其細末精微、實空兼具、千變萬化、永無止息之背景因子（因緣）組合。在象無定象，識無定識，緣無定緣的流轉狀態中，但凡由於魔由心生黏滯執著之苦厄，皆可從深思而悟的「正覺」中消失於無形。

一如生具慧眼意識的舍利佛所見：三千大千世界所呈之「現象」，及於組合成「象」之所有原始因素，皆無任何定制成法可以解析或有所規範；所以，名為「色」的所有現象界，與合成現象界名之為「空」的本體諸元，在「正覺」的觀照之下，實在沒有區別。物象世界如此，在生命的「有情世界」中，一切感受、思維、舉止、識見之發生和由來，同樣作如是觀；質言之，沒有什麼事、物、象、識是「肯定的絕對」，僅止於「無定的相對」。所以，在佛教著重「正覺」的思悟中，生、滅、垢、淨、增、減等等，乃隨對「空」的認識而否定。即使在生命的有情世界中，抽象的

受、想、行、識；實感的眼視、耳聽、鼻嗅、舌嚐、身居、意動；官能所反射的顏色、聲音、味覺、觸覺，一至於所有思構的定律法則，皆非絕對存在。由是可知，在生命的世界中，世眾所嚮往、所矚目、所涉想；或理念、或知識、或行為所及之對象，率皆無一定之依憑；甚至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的生命歷程，在佛教對「空」（非虛無）的認識論中，亦皆屬「無憑」的；即使是佛教徒所力行對苦、集、滅、道循序漸近的修持功夫，如果不能完全擺脫源於「自性」的執著（無明），終究還是「無憑」的；而必須在「行不望報」的前提下，才能脫略於「無明」的欲苦。俗話說「祇問耕耘不問收穫」，唯有在這種近菩薩心的修持之下，心中方能全無「欲」一罣，毫無「妄」一礙；在了無罣礙的本心之中，自然沒有恐懼感、得失意，更不至於走火入魔、墮入匪夷所思想人非非的妄念。在無妄無欲、清明寧謐中，自然達到歡歡喜喜的涅槃境界。三世諸佛就是循此智悟沈思之道而有所「正覺」，體現大悲、大智慧、大願力的佛心佛性，光照人寰，普度眾生。

綜上所述，世眾應善用遵循佛祖的開示，在體現本心、本性的悟覺中，返璞歸真，才是獲得大觀、正覺、慧識和喜悅的不二法門；是清除業障、困惑、妄知、妄欲的康莊大道。

正覺頓悟之心，何其平靜喜悅！努力修習吧，世眾們！徹底擺脫無明的最後

執著，知曉此岸彼岸無區隔，存乎一己正覺之心！一旦有此堅定的信念在心，努力修習，精進不懈，必至十方圓明，法喜滿滿的極樂聖境。

## 幾句結語

以上淺釋「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」，全係我個人的一點體會和思悟，絕不敢言正確。我國儒家思想中的「正心誠意」修身養性之說，頗與釋家思想在「養善德」的部份不謀而合，翕翕相通；祇是在「破執」的現象認識論方面，儒家除「究天之際」的揭櫫之外，似乎並沒有從「宇宙觀」著眼，在「領域」與「行為」上，一一坐實。至於釋家「明心見性」的重要修習，也與我國宋、明理學中的心、性之說，在道德層次上是殊途同歸的，惟其「終極目標」有所不同而已。

## 後記

近為治宿疾旅次花蓮，得與此間佛教界朋友多所盤桓。日出日落，心情曠放之際，每偕至友石常輝兄驅車漫遊海岸各景點，於此間名剎「和南寺」梵唱悠然、晨鐘暮鼓之中，此心此意，乃蔚然有所尋思；旅邸不眠之夜，挑燈伏案，正心誠意為淺釋「心經」之文，立意無它，但酬宿願。

（下）